

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

裴謚 盧李二生 薛肇

裴謚

裴謚、王敬伯、梁芳，約為方外之友。

隋大業中，相與入白鹿山學道。謂黃白可成，不死之藥可致。雲飛羽化，無非積學。

辛勤彩練，手足胼胝，十數年間。無何，梁芳死。敬伯謂謚曰：「吾所以去國忘家，耳絕絲竹，口厭肥豢，目棄奇色，去華屋而樂茅齋，賤歡娛而貴寂寞者，豈非凱乘雲駕鶴，遊戲蓬壺。縱其不成，亦望長生，壽畢天地耳。今仙海無涯，長生未致，辛勤於雲山之外，不免就死。敬伯所樂，將下山乘肥衣輕，聽歌玩色，游於京洛。意足然後求達，建功立事，以榮耀人寰。縱不能憩三山，飲瑤池，驂龍衣霞，歌鸞舞鳳，與仙官為侶，且腰金拖紫，圖形凌煙，廁卿大夫之間，何如哉！子盍歸乎？無空死深山。」

謚曰：「吾乃夢醒者，不復低迷。」

敬伯遂歸，謚留之不得。時唐貞觀初，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。大將軍趙肅妻之以女，數年間，遷大理廷評，衣緋。奉使淮南，舟行過高郵，制使之行，呵叱風生，舟船不敢動。時天微雨，忽有一漁舟突過，中有老人，衣蓑戴笠，鼓棹而去，其疾如風。敬伯以為吾乃制使，威振遠近，此漁父敢突過。試視之，乃謚也，遂令追之。因請維舟，延之坐內，握手慰之曰：「兄久居深山，拋擲名宦，而無成到此極也。夫風不可係，影不可捕。古人倦夜長，尚秉燭游，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？敬伯自出山數年，今廷尉評事矣。昨者推獄平允，乃天錫命服。淮南疑獄，今讞於有司，上擇詳明吏覆訊之，敬伯預其選，故有是行。雖未可言宦達，比之山叟，自謂差勝。兄甘勞苦，竟如曩日，奇哉奇哉。今何所須，當以奉給。」

謚曰：「吾儕野人，心近雲鶴，未可以腐鼠嚇也。吾沉子浮，魚鳥各適，何必矜炫也？夫人世之所須者，吾當給爾，子何以贈我？吾與山中之友，市藥於廣陵，亦有息肩之地。青園橋東，有數里櫻桃園，園北車門，即吾宅也。子公事少隙，當尋我於此。」遂倏然而去。

敬伯到廣陵十餘日，事少閒，思謚言，因出尋之。果有車門，試問之，乃裴宅也。人引以入，初尚荒涼，移步愈佳。行數百步，方及大門，樓閣重複，花木鮮秀，似非人境。煙翠蔥籠，景色妍媚，不可形狀。香風颯來，神清氣爽，飄飄然有凌雲之意，不復以使車為重，視其身若腐鼠，視其徒若螻蟻。

既而稍聞劍佩之聲，二青衣出曰：「裴朗來。」俄有一人，衣冠偉然，儀貌奇麗。敬伯前拜，視之乃謚也。裴慰之曰：「塵界仕宦，久食腥羶，愁欲之火，燄於心中，負之而行，固甚勞困。」遂揖以入，坐於中堂。

窗戶棟樑，飾以異寶，屏帳皆畫雲鶴。有頃，四青衣捧碧玉台盤而至，器物珍異，皆非人世所有；香醪嘉饌，目所未窺。既而日將暮，命其促席，燃九光之燈，光華滿坐。女樂二十人，皆絕代之色，列坐其前。裴顧小黃頭曰：「王評事者，吾山中之友，道情不固，棄吾下山，別近十年，才為廷尉。屬今俗心已就，須俗妓以樂之。顧伶家女無足召者，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。如近無姝麗，五千里內，皆可擇之。」小黃頭唯唯而去。

諸妓調碧玉箏，調未諧，而黃頭已覆命，引一妓自西階登，拜裴席前。裴指曰：「參評事。」敬伯答拜。細視之，乃敬伯妻趙氏。而敬伯驚訝不敢言，妻亦甚駭，目之不已。遂令坐玉階下，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。趙素所善也，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。敬伯坐間，取一股色朱李投之，趙顧敬伯，潛係於衣帶。妓奏之曲，趙皆不能逐，裴乃令隨趙所奏，時時停之，以呈其曲。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，而清亮宛轉，酬獻極歡。

天將曙，裴召前黃頭曰：「送趙夫人。」且謂曰：「此堂乃九天畫堂，常人不到。吾昔與王為方外之交，憐其為俗所迷，自投湯火，以智自燒，以明自賊，將沉浮於生死海中，求岸不得。故命於此，一以醒之。今日之會，誠再難得。亦夫人宿命，乃得暫游。雲山萬重，復往勞苦，無辭也。」趙拜而去。

裴謂敬伯曰：「評公使車留此一宿，得無驚郡將乎，宜且就館。未赴闕閒時，訪我可也。塵路遐遠，萬愁攻人，努力自愛。」敬伯拜謝而去。復五日將還，潛詣取別。其門不復有宅，乃荒涼之地，煙草極目，惆悵而返。

及京奏事畢，將歸私第，諸趙競怒曰：「女子誠陋，不足以奉事君子，然已辱厚禮，亦宜敬之，夫上以承先祖，下以繼後事，豈苟而已哉。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，而娛人之視聽乎？朱李尚在，其言足徵，何諱乎！」敬伯盡言之，且曰：「當此之時，敬伯亦自不測。此蓋裴之道成矣，以此相炫也。」其妻亦記得裴言，遂不復責。吁，神仙之變化，誠如此乎？將幻者鬻術以致惑乎？固非常智之所及。且夫雀為蛤，雉為蜃，人為虎，腐草為螢，蜣螂為蟬，鯤為鵬，萬物之變化，書傳之記者，不可以智達，況耳目之外乎？（出《續玄怪錄》）

盧李二生

昔有盧李二生，隱居太白山讀書，兼習吐納導引之術。一旦，李生告歸曰：「某不能甘此寒苦，且浪跡江湖，訣別而去。」後李生知桔子園，人吏隱欺，欠折官錢數萬貫，羈縻不得東歸，貧甚。偶過揚州阿使橋，逢一人，草躡布衫，視之乃盧生。生昔號二舅，李生與語，哀其濫縷。盧生大罵曰：「我貧賤何畏？公不作好，棄身凡弊之所，又有欠負，且被囚拘，尚有面目以相見乎？」李生厚謝，二舅笑曰：「居處不遠，明日即將奉迎。」至旦，果有一僕者，馳駿足來云：「二舅遣迎郎君。」既去，馬疾如風，過城南數十里，路側朱門斜開，二舅出迎。星冠霞帔，容貌光澤，侍婢數十人，與橋下儀狀全別。邀李生中堂宴饌，名花異木，若在雲霄。又累呈藥物，皆殊美。既夜，引李生入北亭命酌，曰：「兼與公求得佐酒者，頗善箏篴。」須臾，紅燭引一女子至，容色極豔，新聲甚嘉。李生視箏篴上，有朱字一行云：「天際識歸舟，雲間辨江樹。」罷酒，二舅曰：「莫願作婚姻否？此人名家，質貌若此。」李生曰：「某安敢？」二舅許為成之，又曰：「公所欠官錢多少？」曰：「二萬貫。」乃與一拄杖曰：「將此於波斯店取錢，可從此學道，無自穢身陷鹽鐵也。」才曉，前馬至，二舅令李生去。送出門（門字下有脫文，《雲笈七籤》作「門下有脫文」），涕歸，頗疑訝為神仙矣。即以拄杖詣波斯店（十七字）。波斯見拄杖，驚曰：「此盧二舅拄杖，何以得之？」依言付錢，遂得無事。其年，在揚州，年

陸長源以女嫁之。既婚，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睹者。復能箜篌，果有朱書字，視之，天際之詩兩句也。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。妻曰：「少年兄弟戲書此。昨夢見使者云：『仙官追』，一如公所言也。」李生歎訝，卻尋二舅之居，唯見荒草，不復睹亭台也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薛肇

薛肇，不知何許人也，與進士崔宇，於廬山讀書。同志四人，二人業未成而去，崔宇勤苦，尋已擢第。唯肇獨以修道為務，不知師匠何人。數年之間，已得神仙之道。廬山下有患風勞者，積年醫藥不效，屍居候時而已。肇過其門，憩樹陰下，因語及疾者，肇欲視之。既見曰：「此甚易耳，可以愈也。」留丹一粒，小於粒米，謂疾者所親曰：「明晨搯半粒，水吞之，自當有應。未愈，三日外更服半粒也。」其家自以久疾求醫，所費鉅萬，尚未致愈，疾者柴立，僅存餘喘，豈此半粟而能救耶。明日試服之，疾者已起，洎午能飲食，策杖而行。如此三日，充盛康壯。又服半粒，即神氣邁逸，肌膚如玉，髭發青鬢，狀可二十歲許人。月餘，肇復來曰：「子有骨筭，值吾此藥，不唯愈疾，兼可得道矣。」乃授其所修之要，此人遂登五老峰，訪洞府而去。崔宇既及第，尋授東畿尉，赴任，過三緝驛，忽逢薛肇。下馬敘舊，見肇顏貌風塵，頗有哀嗟之色。宇自以擢第拜官，揚揚矜負。會話久之，日已晡矣，薛謂崔曰：「貧居不遠，難於相逢，過所居宵話，可乎？」崔許之。隨薛而行，僕乘皆留店中。初入一小徑，甚荒梗，行一二里間，田疇花木，皆異凡境。良久已及，高樓大門，殿閣森沉，若王者所理。崔心驚異之。薛先入，有數十人擁接升殿。然後召崔升階，與坐款話。久之，謂崔曰：「子有好官，未可此住，但一宵話舊可爾。」促令召樂開筵。頃刻，即於別殿宴樂。更無諸客，唯崔薛二人。女樂四十餘輩，拜坐奏樂。選女妓十輩同飲。有一箜篌妓，最為姝穎，崔與並坐。崔見箜篌上有十字云：「天際識歸舟，雲間辨江樹。」崔默記之。席散，薛問崔坐中所悅，以箜篌者對。薛曰：「他日與君，今且未可。」及明，與崔送別，遺金三十斤，送至官路，慘別而去。崔至官月餘，求婚得柳氏。常疑曾識而不記其處。暇日，命取箜篌理曲，崔見十字書在焉，問其故，云：「某時患熱疾，夢中見使人追云：『西城大仙陳溪薛君有客，五百里內解音聲處女盡追。』可四十餘人，因隨去。與薛及客崔少府同飲一夕，覺來疾已愈。薛君即神仙也，崔少府風貌，與君無異。」各話其事，大為驚駭，方知薛已得道爾（明抄本此處有「與盧李二公事相類，故附焉」十一字）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